

一支全球顶尖团队的执行力和团队精神

NO MISSION IS IMPOSSIBLE

没有 不可能的 任务

以色列特种部队致胜之道

Michael Bar-Zohar

[以] 麦克·巴佐哈

Nissim Mishal

尼西姆·米修 著 王敏慧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MING PUBLISHING HOUSE

馒头米古阅读

NO MISSION IS IMPOSSIBLE 没有不可能的任务

以色列特种部队致胜之道



[以] 麦克·巴佐哈 尼西姆·米修 著

生敏慧 译

由麦克·巴佐哈和内森·伯斯坦翻译自希伯来文原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6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不可能的任务：以色列特种部队致胜之道 /
(以)巴佐哈，(以)米修著；王敏慧译. — 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459-1091-9

I. ①没… II. ①巴…②米…③王… III. ①特种部队—史料—以色列 IV. ①E3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398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3-2016-001号

NO MISSION IS IMPOSSIBLE: The Death-Defying Missions of the Israeli Special Forces
by Michael Bar-Zohar and Nissim Mishal
Copyright (c) 2015 by Michael Bar-Zohar and Nissim Misha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16 by CREATIVE AR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MEIYOU BUKENENG DE RENWU:YISELIE TEZHONGBUDUI ZHISHENGZHIDAO
没有不可能的任务：以色列特种部队致胜之道

[以] 麦克·巴佐哈；尼西姆·米修 著
王敏慧 译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址：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刷：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前北营村

邮政编码：101117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2.75

字数：331千字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59-1091-9

定价：39.80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致还健在或已离世的曾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六日战争”西奈半岛的征服者们
“赎罪日战争”苏伊士运河上的勇士们
“加利利和平行动”的捍卫者们
愿和平永驻心中

—— 麦克·巴佐哈

致我的孙辈们
伊丹,约阿夫,奥尔,古丽,诺姆和诺雅
我虔诚地祈祷有朝一日,你们随处可见
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

—— 尼西姆·米修

CONTENTS

目录

序：两场战斗	1
第一章 恩德培，1976	5
第一部分 一切如何开始	
第二章 拯救耶路撒冷，1948	35
第三章 黑箭行动，1955	43
第二部分 西奈战役	
第四章 “打下那架飞机！”1956	57
第五章 卡迭什战役，1956	67
第三部分 六日战争	
第六章 “生存或是灭亡”，焦点行动，1967	83
第七章 “圣殿山是我们的了！”1967	93
第四部分 消耗战	
第八章 “我感觉快要窒息了”，绿岛突袭战，1969	107

第九章	法国国防部长：“轰炸以色列！”1969	115
第十章	“如果能夺下，为什么要轰炸？”1969	125
第十一章	“敌人说的是俄语！”1970	133
第十二章	雅各布天梯上的白色天使，1972	141
第十三章	“停下！别跑！举起手来！”1972	157
第十四章	那个女人很棘手，1973	165

第五部分 赎罪日战争

第十五章	“勇敢的心”登陆非洲，1973	181
第十六章	“指挥官牺牲……副指挥官牺牲……第二副指挥官牺牲……”1973	193
第十七章	“我看到提比里亚湖了！”1973	205
第十八章	国家之眼，1973	217

第六部分 核武器威胁

第十九章	巴格达“歌剧院行动”和叙利亚“亚利桑那行动”，1981和2007	227
------	----------------------------------	-----

第七部分	黎巴嫩战争	
第二十章	“他们有机枪吗？”1982	243
第二十一章	“这是一场所有乐器的大合奏”，1982	251
第八部分	与恐怖主义斗争到底	
第二十二章	“我们是阿布·杰哈德派来的”，1988	261
第二十三章	“船在哪儿？”2002	271
第二十四章	大屠杀纪念日的纳布卢斯市政区，2002	281
第二十五章	加沙地带无休无止的战斗：2008, 2012, 2014	289
尾声	失落部族的回归	
第二十六章	从非洲心脏到耶路撒冷：摩西行动（1984）和所罗门行动（1991）	311
人物生平		320
参考资料		325
鸣谢		346
译后记		348

序 PREFACE

两场战斗

自以色列独立战争以来，以军部队就深陷两场无止境的战斗中：外部是一场场与顽固敌人间的殊死搏斗；内部是一次次严格遵守道德准则的艰难征程。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军队难以想象的困难。

以色列与敌人间的战斗从来都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势均力敌。1948 年以色列建国时，全国仅有 65 万人，而入侵她的是五个阿拉伯国家，总人口超过 3000 万。2015 年，以色列人口达到 800 万，其中 80% 是犹太人，另外 20% 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他们无须服兵役），她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人口已超过 1.4 亿。而这一人口数量的悬殊比例还在继续扩大。尽管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签有和平条约，它们可以从以色列敌对阵营中被剔除，但一个更为可怕的力量已悄然加入了这一阵营——人口超过 7500 万的伊朗。那里有狂热的伊斯兰教领袖，扬言用各种方式和武器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面对人力上的巨大悬殊，以色列国防军（简称 IDF）不得不提高军事技能来应对这一威胁。国防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在最精良的现代化战争装备上，

这些装备和武器绝大多数由以色列自主研发和生产。战争策略是将敌人牵制在两条战线上，集中攻打第三条战线。以色列国防军还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空军以及一个能力非凡的情报机构。此外，国防军成立了数支特种部队，队员们体格强壮且足智多谋，他们是经过严格训练并具备创造性思维且意志坚强的志愿兵。通过缜密计划，特种部队能够出其不意地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用少数几个人就能达到正常情况下需要一个连甚至一个营才能达到的出击效果。这就是第101部队、伞兵部队、特种突击队（总参侦察营、Shayetet 13突击队、“翠鸟”突击队、Duvdevan突击队、Shimshon突击队、Maglan突击队）以及国防军各旅内的突击队等成立的原因。这些特殊队伍的经验 and 战术技巧会在整个部队内借鉴和分享。“六日战争”中一名被捕的埃及将领曾这样说：“我们完全无法与你们对抗，因为你们是一支全部由突击队员组成的军队！”

而那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在进行的道德战，起源于以色列尚未建国就已存在的哈加纳（Haganah）地下组织内的一个道德准则——“纯洁的武器”。这条哈加纳组织制定的原则意指**战斗者的武器不能被平民、妇女、儿童或没有武器的敌军鲜血所污染**。过去曾有过的几起针对国防军士兵的审判都是基于这一戒律进行的。一条著名的法庭判决提到：如果看到任何违反法律的军事命令——“黑色令旗”，士兵应该抵制这一指令而非执行指令。这一理念在以色列国防军内普遍实行，任何违反这条原则的行为，包括近年来在加沙地区打击巴勒斯坦时的某些违规行为，都遭到了法庭的判决。

这条原则的艰难之处在于其目的是保护敌军中的非战斗人员，而以色列国防军在战斗中的目的是努力保护自己。独立战争时期的炮火中诞生了另一条原则，即**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滞留在敌军领地的伤员和人员，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他们**。于是，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成为军队另一大使命，这些行动包括1976年恩德培行动中营救被劫持的人质，以及1981年至1991年间解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中还有一条与众不同的口号：“**跟着我前进！**”战斗

部队中的军官不能只是个发号施令的人，在遭遇敌人时，他必须首当其冲，给他的队员和下属们起到实实在在的先锋模范作用。“跟着我前进”成为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口号，也很好地解释了国防军战斗中常常有大量军官伤亡的原因。

正义的道德观、强烈的主动性、专业的训练课以及非传统的战略战术培养，造就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优秀将士，对他们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任务。

1973年10月6日犹太教“赎罪日”当天，叙利亚和埃及突袭了以色列，同时入侵以色列北部的戈兰高地以及南部的西奈半岛。尽管以色列最终打败了敌人，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共损失两千七百余名士兵，其精锐防御力量遭受重创。此后三年，以色列一直在从创伤中缓慢恢复。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提出辞呈，取而代之的是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此时接替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的则是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拉宾与佩雷斯有隔阂，但他们不得不并肩工作，共同应对不断侵扰以色列的恐怖组织。

第一章 CHAPTER 1

恩德培，1976

1976年6月27日，雅典，一男一女两个德国人登上了一架法航飞机，二人一声不响地走到头等舱，把随身携带的几个笨重的手提包放在前方座椅下便坐了下来。男子体形削瘦，一头浓密的棕发，椭圆脸，络腮胡，略尖的下巴上有一缕小胡须，蓝色的眼睛里透露着一丝警觉。他看起来有点疲惫，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与他同行的女士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美女，美中不足的是下巴有点向外突出。

这架航班号为F139的空客A300飞机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经停雅典。机上载有246名乘客，其中105名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另外还有12名机组成员。在雅典停留期间，又有一批乘客陆续登机，两名中东人长相、穿着深色西服的乘客也登上了这架飞机，美丽的空乘小姐微笑着把他们带入经济舱座位。机上的乘客们泰然自若地等待飞机起飞。

时针指向了12:35，也就是飞机从雅典起飞后15分钟，头等舱的那两名德国人打开了他们的手提袋，男人从包里拿出一个超大号的彩色糖果盒，淡定地打

开了盒盖；女人也从包里取出一瓶香槟酒，用手拧着瓶身。突然，男人从糖果盒中取出一把微型冲锋枪，快速跳了起来，几个箭步就冲进了飞机驾驶舱，枪口顶在了飞行员头上。与此同时，女人打开了香槟酒瓶，从里面取出了一把手枪以及两枚手榴弹。

“举起手来，”拿着武器的德国女人冲着头等舱的乘客大声喊道，“谁也不许动！”

此时，经济舱也传来了同样恐怖的叫喊声。那两个中东男人已经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微型冲锋枪，轻易就控制住了经济舱的乘客。机舱广播中传来了一个德国男人愤怒的咆哮声，他用略带口音的英文向乘客宣布：他现在是这架飞机的新机长，名叫巴西尔·库拜西（Basil Kubaissi），是“加沙地带切·格瓦拉突击队”的首领，该突击队隶属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组织。

客舱里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惊叫声、愤怒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惊恐的乘客们意识到自己已被劫持，成了恐怖分子的人质。“新机长”和他的“助手”们命令乘客把所有可能成为武器的物品都扔到机舱走道上，有一些人还扔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刀。当所有乘客把物品上交后，劫机者还对男性乘客进行了彻底的搜身。这一切发生之时，飞机已在“新机长”的指挥下，掉转机头向南飞去。

劫机犯的最后通牒：不答应条件就处决所有人质

耶路撒冷，内阁会议正在进行，有人悄悄给西蒙·佩雷斯递了张纸条。这位53岁的国防部长曾是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得力助手。1956年佩雷斯成功建立了以法同盟，并因在以色列南部城镇迪莫纳（Dimona）建造了一处秘密核反应堆而声名鹊起。

他看了一眼纸上的内容，不敢耽误片刻，立即把纸条递给了总理伊扎克·拉宾。总理推了推眼镜认真读着字条上的内容。拉宾比佩雷斯年长一岁，有着一头灰棕色头发，皮肤微微泛红。独立战争期间，他曾是以色列帕尔马赫（“哈加纳”建立的第一支脱产接受军事训练的部队，也可以说是“哈加纳”的特种部队，主要使

命是从事战术侦察、情报搜集以及营救人员等——译者注)突击队的一名勇士。在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之后,拉宾以工党领导人的身份与佩雷斯争夺以色列总理职位,在工党成员的鼎力支持下,他以几票的优势险胜,于197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就职后,由于曾经是竞争对手的这层微妙关系,二人难免有些隔阂,但迫于压力,拉宾不得不任命佩雷斯为以色列国防部长。

尽管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关系微妙,但遇到此类危急事件,两人还是要携手共同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并肩作战。拉宾和佩雷斯都十分了解这个叫“人民阵线”的恐怖组织,该组织头目名叫瓦迪·哈达德(Wadie Haddad),曾是一名医生,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转而投身到与犹太国家为敌的斗争中。他曾实施过几起血腥的绑架案,还勾结境外恐怖分子包括臭名昭著的卡洛斯(Carlos)来进行恐怖袭击。卡洛斯出生于委内瑞拉,他的履历劣迹斑斑,充斥着爆炸、绑架和谋杀行径,他也是欧洲的首要通缉犯。这个秃顶、满脸胡楂的哈达德,1968年成为第一个劫持以色列飞机的恐怖分子,他也是一个公认的狡猾且残暴的狂热信徒。

1967年的“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方面称“六月战争”,亦称“六·五战争”、“六天战争”——译者注)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色列与其敌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1967年6月,面对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及其阿拉伯同盟国提出的消灭以色列的威胁,以色列发起了一场自卫战,粉碎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军队,并占领了包括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大片土地。随着以色列的全面胜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部队节节溃败,替代这些部队对抗以色列的则是大批新生的恐怖组织,他们扬言要代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誓死为敌。这些恐怖组织把战争前线变成了绑架、爆炸和暗杀的阵地,且目标多为以色列平民。瓦迪·哈达德的“人民阵线”就是以色列需要对付的恐怖组织中最残暴的一支。

一得知劫持事件,拉宾和佩雷斯立刻放下手头工作,召开部长和高级官员紧急会议。随着与会官员陆续到来,更多有关这次劫持的信息也随之而来。据调查,从雅典登机的56名乘客中,有4人是从新加坡航空一架由科威特开往希腊的飞机

转来的转机乘客。他们4人被怀疑使用了假护照。以色列国家情报局摩萨德很快就查清了这几人的身份：韦弗瑞德·博泽（Wilfried Böse），是德国恐怖组织“革命细胞”的创建者之一，曾与卡洛斯有关联，现在与“人民阵线”有往来；与博泽同行的女人叫布里吉特·库尔曼（Brigitte Kuhlmann），是“巴德尔-迈因霍夫”（Baader-Meinhoff）恐怖团伙中的一员。另外两个人是巴勒斯坦籍，一个叫阿布·海勒得·艾·哈来利（Abu Haled el Halaili），另一个叫阿里·艾·米亚利（Ali el Miari）。

情报人员的报告指出，是雅典机场安全人员的渎职行为导致了这次事件，他们只粗略检查了一名乘客的行李，另外四支蝎子式微型冲锋枪和藏在糖果盒以及香槟瓶内的手雷都没有被查出。此外，劫持人质的嫌疑犯行李中还有一些爆炸物也同样被漏查了。

时间已到午夜时分，被劫持的飞机继续向中东方向飞行。佩雷斯紧急召见了耶库特（又名库蒂）·亚当（Yekutieli “Kuti” Adam）将军。这位年仅49岁的英勇善战的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总指挥官长了一脸浓密的胡须，丝毫看不出他是高加索人的后裔（高加索人种又称白色人种或欧罗巴人种。其特征为肤色较浅，柔软波状的头发，眼窝较深，颧骨低，颞骨较平，鼻梁高挺，嘴唇较薄——译者注）。佩雷斯和库蒂立刻开始部署应对策略：一旦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始建于1936年，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南15公里的卢德，是该国最大的机场——译者注），以色列国防军将第一时间包围飞机。他们调派了一辆军用吉普，前往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总参侦察营基地，此时该基地已经在演习被劫持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后的机上营救方案。

年仅30岁的约尼·内塔尼亚胡（Yoni Netanyahu）刚刚接受了“总参侦察营”指挥官的任命，他是内塔尼亚胡家族三兄弟之一。佩雷斯描述内氏三兄弟为“传奇人物，风云之子，战斗起来如狮如虎，所向披靡”。约纳坦是家中长子，人们昵称他为“约尼”，另外一个叫本雅明，昵称“比比”，还有一个弟弟叫伊多（Ido）。弟兄三个都是以色列著名学者本-锡安·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的儿子，三人都曾经或现在正供职于“总参侦察营”。约尼出生于美国，一头蓬松的头发

遮不住那张英俊的面孔,除了军事能力非凡之外,他还热衷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六日战争”之后,约尼在哈佛大学和希伯来大学分别学习了一年和六个月,随后重返部队服役,因其在“赎罪日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获得嘉奖。当晚,佩雷斯和亚当认为约尼是这次营救活动最适合的人选,希望能在总参侦察营基地找到他,但遗憾的是他正在西奈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因此营救人质的演习就先由他的副手,另一名总参侦察营的勇士穆基·贝泽尔(Muki Betzer)来指挥。

紧张的演习还在进行中,情报人员又给佩雷斯带来劫机事件的新消息:被劫持的飞机在利比亚首都班加西经停加油后,继续飞往计划的终点——非洲中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郊外的恩德培机场。而从恩德培传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对劫机的恐怖分子表示热烈欢迎,且宣布他们为“尊贵的客人”。这样看来,劫持飞机并降落在恩德培是早就与阿明独裁政府串通好的。

阿明是一个非常残酷和可怕的铁腕独裁者。他的制服上别满了各类勋章,《时代》杂志形容他为“非洲的野人”。他曾经是个身份极其卑微的小人物,善于隐忍的他在一步步爬到军队司令职位后,通过发动一场血腥的政变夺取了政权。在拥有了权力后,狂傲的他把自己称为“终身总统阁下,陆军总司令伊迪·阿明·达达博士,所有陆地动物、海洋鱼类的主人,全非洲大英帝国特别是乌干达的征服者”。而就在不久前,阿明还是以色列的同盟者。作为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客人,阿明刚刚完成以色列国防军伞兵学院的伞兵训练课程。佩雷斯也曾在达扬的家宴中见过阿明,印象中他是个很有个人魅力,但又隐约透露着一丝邪恶的人,“就像一片看不到边际的丛林,透露着无以言喻的神秘感”。

由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拒绝将“幽灵”战斗机卖给乌干达,阿明立即翻脸,不仅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还将乌干达境内的以色列人全部驱逐出境,甚至还与以色列最危险的敌人们——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和恐怖组织结为盟友。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他甚至宣布派一支乌干达军队来对抗以色列国防军。就是这样一个肆无忌惮、反复无常的暴君,在离以色列2500英里远的恩德培

机场,掌控着250名人质的性命。

当劫机消息在以色列散布开来的时候,如同刮起了一场龙卷风,民众一片哗然,恐惧和无助的情绪弥漫在全国上下。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关于如何解救人质的激烈讨论。许多人质家属开始到政府门前游行施压,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解救我们的亲人。

接下来的几天,前方不断传来新的消息,这次劫机事件的状况越来越清晰。在恩德培,密布了大批等待接应被劫持飞机的恐怖分子。阿明甚至派遣他的私人飞机前往索马里迎接瓦迪·哈达德和他的几个心腹,足见其重视程度。两百多名人质都被关押在机场的旧航站楼内,由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日夜看守。恐怖分子将犹太人和其他乘客分隔开来,如同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时的隔离措施。其中一名德国恐怖分子布里吉特·库尔曼还特意模仿纳粹行径,用充满侮辱性的言语不停地攻击犹太人质。

恐怖分子瓦迪·哈达德到达恩德培后,交给阿明一份被关押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人犯清单,希望用这250名人质同以色列交换清单上的所有人犯,还附有一封最后通牒:如果在最后时限到达之前以色列不答应哈达德的条件,他们就将处决所有人质。伊迪·阿明随后便将这份名单转交给了以色列政府。

“幻想委员会”的疯狂军事解救方案

事态严重升级,以色列总理拉宾不敢懈怠,立即组建了一个部长级委员会来处理此次危机。在6月29日的会议上,拉宾询问总参谋长莫迪凯(又名莫塔)·古尔(Mordechai “Motta” Gur)将军,是否存在采取“军事解救”的可能。

46岁长相英俊且和蔼可亲的古尔将军可以称得上以色列的一个传奇人物。在独立战争之后,他加入了伞兵部队,与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共同参加了多次战役。1955年他在一次打击埃及部队的战斗中严重受伤。1967年,他率领第55伞兵旅夺取了东耶路撒冷地区,成为第一个站上圣殿山上的以色列士兵。当他们的半履带装甲车突然出现在犹太人民最神圣的地方时,他在对讲机中大声